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党云晓^{1,2,3}, 张文忠^{1,2}, 余建辉^{1,2}, 谌 丽^{1,2,4}, 湛东升^{1,2,3}

(1.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4.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190)

摘 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学术界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鲜见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研究,尤其是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构建了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分析了不同社会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度了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制度因素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拥有本地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都能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迁居能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然而频繁迁居和更换工作却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关 键 词: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生活开心度;北京

doi: 10.11820/dlkxjz.2014.10.003

中图分类号:F293.35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1990年以来,中国的GDP平均每年以超过10%的高速度增长。2013年,人均GDP为6767(核对应)美元,全球排名第86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人民生活开始由小康走向富裕。物质生活的富足促使越来越多的居民关注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对幸福感的追求油然而生。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公布的数据,中国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中上等水平(齐兰兰等, 2013)。近年来,全社会对幸福感的关注热情日益高涨,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幸福生活;十八大提出要提高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幸福感也在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其实学术界对幸福感的研究早已有之,涉及领域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数量革命引发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视野的拓宽,地理学界才开始关注幸福感(王圣云等, 2010)。Smith和Knox相继提出“社会福祉地理学”,标志着“幸福感”开始成为地理学关注的焦点(Smith, 1977)。早期地理学界对幸福感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描述不同地区福祉水平的差异,后来随着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不断拓展,幸福感研究才取得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进展,幸福科学(Science of Happiness)作为一门新的学科,由此诞生。幸福科学主要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测度、影响因素以及量化影响因素的作用(Ballas, 2013)。

幸福,反映了一种生活状态。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幸福感主要分为客观幸福评价和主观幸福感。前者是外界观察者基于一定的评价准则对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做出的主观判断,包括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舒适度(Amenity)、效用(Utility);后者则是评价者个人对其现状生活的整体评价,包括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开心度(Happiness)、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相关研究在西方国家早已开展,主流研究根据幸福感的分类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分析影响城市或地区生活质量(Bartik et al, 1987; Beeson, 1991; Morais & Camanho, 2011; Morais, Miguéis et al, 2011)或舒适度(Cheshire et al, 2006; Shapiro, 2006; Kahsai et al, 2011; Mulligan et al, 2011)的因素,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城市或地区作出评价;二是探讨幸福感是

收稿日期:2014-06;修订日期:2014-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230632)。

作者简介:党云晓(1987-),女,河南济源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发展和住房问题,Email: dangyx.09s@igsnrr.ac.cn。

通讯作者:余建辉(1983-),男,甘肃张掖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 E-mail yujh.05s@igsnrr.ac.cn。

否可以被测度、如何测度(David et al, 2013),以及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Frey et al, 2002; Huppert et al, 2005; Dolan et al, 2007)。在已有研究中,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主要为个体及家庭因素(Frey et al, 2002; Clark, 2003; Helliwell, 2003; Blanchflower et al, 2008),例如年龄、性别、学历、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区域或国家层面的地理因素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Morrison, 2007; Brereton et al, 2008; Oswald et al, 2009; Ballas et al, 2012)。例如,Ballas等运用多层次模型解决影响幸福感因素中的数据嵌套问题,发现个体所在区域的不同收入阶层家庭比例、大学毕业人数比例、不同家庭结构数量比例、不同住房来源家庭比例、无业人口比重、学生比重等地理因素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影响。一些新的变量,如自然环境、社会治安状况、社会活动参与热情、土地利用结构等,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正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Guite et al, 2006; Brereton et al, 2008; Robinson et al, 2012; MacKerron et al, 2013; Sekulova et al, 2013)。

国内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城市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案例分析(王伟武, 2005; 连玉明, 2006; 周长城, 2008),从居住环境入手的生活质量研究(张文忠等, 2006; 李业锦等, 2008; 湛丽等, 2013),以国外相关文献为主的综述类研究(王圣云等, 2010; 杨卫丽等, 2010)。还有少数研究针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展开(程国栋等, 2005; 齐兰兰等, 2013)。另外,还有些学者从幸福感研究的前沿问题出发,关注特殊因素对中国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例如公共服务设施分配(Wu, 2014)、居民出行行为(Wang et al, 2011)、大气污染(Symth et al, 2008)等。

从已有研究来看,虽然涉及领域较广,但是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却极少,更鲜见学者研究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虽然外国学者对西方国家城市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但是对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而言,个体所处的制度背景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一些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因素,如户籍属性,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何影响的话题极少被关注。在个体的幸福感日益被全社会所关注的当今时代,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已经无法捕捉和把握个体之外更为宏观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只有拓展地理学角度的研究,才能更

加综合地看待单个人的幸福感,从而为营造幸福生活、建立幸福城市提供更多建议,因此,作为地理学者很有必要对此展开研究。

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以北京为例,本文构建了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框架,并测度了这些因素对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力,重点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政策性因素对城市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下文将从数据与模型的介绍开始,对社会经济属性不同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别进行分析,之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分析不同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 数据与模型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宜居城市课题组在2013年实施的大规模“宜居北京评价抽样调查问卷”,直接调查和了解北京市居民对自身生活主观幸福感的感知。调研对象以北京常住居民为主,调查范围以城八区为主,包括远郊区中具有代表性的回龙观、天通苑、通州新城、亦庄新城、大兴黄村5个大型居住区。每个街道按总人口的1‰发放问卷,采用等距随机抽样、方便抽样、交通控制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共发放问卷7000份,回收有效问卷5732份,有效率为82%。通过对调查主体的性别、年龄、区域分布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样本符合控制要求,合格问卷的数量和分布结构满足抽样设计和研究要求。

参考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的问卷设置,对主观幸福感的测度主要有两个指标: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和开心度(Happiness)。生活满意度反映了个体对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满意程度,是一种比较稳定和长久的态度意愿;生活开心度反映了短期内个体对生活总体的认知。两者表达的主观幸福感略有差异,下文将分别讨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开心度。问卷中对问题的设置如下:①总体来讲,您对生活状态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②目前这种生活状态您觉得非常开心/开心/一般/不开心/很不开心,高低分别赋值10/8/6/4/2。进行建模分析时,分别删除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样本,最终有5620个样本进入满意度分析,5619个样本进入开心度分析。

2.2 模型设定

首先构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框架,参考已有相关研究(Frey et al, 2002; Clark, 2003; Helliwell, 2003; Blanchflower et al, 2008),结合北京城市居民的实际情况,选取个人属性、家庭属性、住房情况、工作情况、生活稳定性、主观感受6大方面共21个变量(表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加入了一些中国城市特有的可能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户籍属性、住房产权、单位性质。由于户籍的限制,使得在同一城市居住的居民享有完全不同的政策,例如,没有北京户口的居民无法购买政府面向低收入者提供的廉价保障性住房、不能办理本地车辆牌照、子女不能就学等等,外地人口在北京的生活阻

表1 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及预期影响
Tab.1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expected effects

项目	变量	预期影响
个人属性	年龄	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
	性别	女性比男性感觉更幸福;
	婚姻状态	已婚比离异感觉更幸福;
	就业状态	有工作比没工作感觉更幸福,退休比在职感觉更幸福;
	户籍	北京户口比外地户口感觉更幸福;
家庭属性	家庭结构	家庭人口越多,个体幸福感越高;
	月总收入	家庭月总收入越高,个体幸福感越高;
	汽车数	有汽车家庭比没汽车家庭的个体感觉更幸福;
住房情况	住房产权	商品房居民比单位房和保障性住房居民感觉更幸福;
	住房来源	已购房个体比租借住房个体感觉更幸福;
	建房年数	房屋建成年份越短,个体幸福感越高;
工作情况	工作时长	每周工作小时数越短,个体幸福感越高;
	单位性质	国企员工比私企员工感觉更幸福;
	职位	高层管理人员比中层和普通职工感觉更幸福;
	通勤时间	单程通勤时间越短,个体幸福感越高;
生活稳定性	迁居次数	近5年内搬家次数越少,个体幸福感越高;
	换工作	近5年内没换过工作,个体感觉更幸福
主观感受	居住评价	个体对居住区环境的整体评价越高,幸福感越高;
	房价政策	个体对政府出台的调控房价政策的满意度越高,幸福感越高;
	健康状况	个体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越高,幸福感越高;
	相对收入	与周围认识的人相比,个体对自己收入的满意度越高,幸福感越高;

力远大于当地居民,因此,假设相比于外来人员,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其主观幸福感更高。住房产权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住房,其房屋质量、小区物业管理及周边环境有所差别,个体感受到的满意度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单位房因建房时间较长,房屋老旧;保障性住房区位差,配套设施不全;而商品房的房屋质量更优,小区物业管理及配套设施条件更好,因此,假设住房产权为商品房的居民幸福感更高。从个体所在的单位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员工的工作稳定性高、福利待遇好,可以说国企是备受追捧的工作单位,因此,假设在国企工作的员工,其幸福感更高。

此外,还加入了一些目前关注度较少的影响因素,例如通勤时间、迁居次数、是否换过工作、居住评价、房价政策、相对收入等。通勤时间长短显示了居民职住分离的程度,长时间的通勤会导致个体“早起晚归”,增加生活压力和疲惫感,对主观幸福感而言,这是一个消极的影响因素。迁居是居民改善自身居住条件的积极响应,可以说,迁居后居住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个体幸福感的增强。然而,由于某些原因频繁迁居的个体,在多次更换住所中,居住归属感和稳定性降低,其幸福感可能更低。对工作稳定性更高的群体来说,现有工作为其提供较为满意的薪资或是福利待遇,假设这类群体的幸福感比更换工作的群体更高。此外,将幸福感视为一种主观的生活感受时,幸福感还具有相对性,如一个人即便收入较高,也有可能因为周边有收入更高的朋友或同事而感觉不幸福,因此加入了能够体现个体主观感受的变量,例如与周边认识的人相比,个体对自己收入的满意度。

基于以上影响因素框架,将多元回归模型设定为以下公式:

主观幸福感=β₀+β₁个人属性+β₂家庭属性+β₃住房情况+β₄工作情况+β₅生活稳定性+β₆主观感受式中:β₀-β₆为各项系数。

3 实证分析

3.1 不同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表2分别统计了不同属性个体在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开心度两项回答中选择非常满意(非常开心)及满意(开心)选项的人数比重。不同年龄组的主观幸福感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20岁以下的年轻人感觉最幸福,其次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处

于20~29岁及30~39岁正在为事业及家庭奋斗的中青年显然幸福感最低。男性与女性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别。从婚姻状态来看,已婚个体对生活满意的人数比重比未婚及离异状态分别高出6.98和20.45个百分点,感觉生活开心的比重分别高出3.98和21.88个百分点。随着学历的升高,更多的个体对生活感到满意或开心。一般来说,家庭人口越多、汽车数量越多,感觉幸福的个体比重越大。有北京户口的个体感觉生活满意和开心的人数比重分别比外地户口高出15.91和10.93个百分点。从家庭月总收入来看,整体表现出收入越高,个体幸福感越高,然而月总收入在30000元以上的个体并非对生活最满意或开心的个体,其生活满意和开心的人数比重低于月总收入在20000~30000元的个体。家庭角色中,户主的主观幸福感高于非户主人群。从就业状态来看,离退休人员及家庭主妇对生活感到最满意和开心,最不满意或开心的是兼职人员,其次是待业人员。处于高层管理阶层的员工,

其幸福感要高于中低层员工。相比私企与外企企业,更多的国企员工对生活感到满意和开心。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对生活感到最满意,办事人员对生活感到最开心,技术人员对生活的幸福感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除家庭月总收入在3000元以下及就业状态为家庭主妇的样本选择生活开心的人数比重略大于选择生活满意的人数比重之外,其他样本均有更多个体认为生活满意,而相对较少的个体认为生活是开心的。此外,随着学历升高及家庭人口增加,这个差别也有所增大。值得注意的是,71.71%的研究生及以上个体对生活感到满意,但觉得生活开心的只有58.11%。可见,个体对生活满意并不意味着现有的生活状态让个体感到开心,国外研究也曾得出过类似结论(Ballas et al, 2012)。下文将分别分析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开心度的因素。

3.2 居民主观幸福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由于变量数量较多,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前,

表2 不同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评价

Tab.2 Subjective well-being evaluation of various groups of residents

变量	属性	生活满意比重/%	生活开心比重/%	变量	属性	生活满意比重/%	生活开心比重/%
年龄	20岁以下	66.01	64.05	家庭月	3000元以下	38.12	38.26
	20~29岁	59.64	52.11	总收入	3000~4999元	52.99	45.73
	30~39岁	63.01	52.60		5000~9999元	63.76	53.51
	40~49岁	64.29	55.19		10000~15000元	69.20	60.07
	50~59岁	63.88	56.55		15000~20000元	72.82	62.85
	60岁以上	65.97	64.38		20000~30000元	75.30	66.14
性别	女	62.04	54.35			30000元以上	70.00
	男	62.02	53.08	是否	户主	66.36	55.54
婚姻	已婚	65.02	55.58	户主	非户主	60.53	53.40
状态	未婚	58.04	51.60	就业	全职	62.05	52.93
	离异	44.57	33.70	状态	兼职	50.00	45.28
学历	初中及以下	53.16	51.31		家庭主妇	68.69	68.00
	高中	56.76	50.13		已退休	69.74	66.30
	大学大专	64.79	55.22		待业	58.49	53.77
	研究生及以上	71.71	58.11	职位	高层管理	68.51	59.03
家庭	单身之家	52.01	46.47		中层管理	69.30	58.94
结构	两口之家	61.89	53.48		普通职员	58.38	50.09
	三口之家	65.77	56.32	单位	国有企业	65.42	55.71
	四口及以上	64.50	54.89	性质	私有企业	60.09	52.79
	汽车数	无汽车	57.67	49.44		外商企业	60.98
	1辆车	69.21	60.47	职业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68.35	55.80
	2辆及以上	72.89	66.54	类型	技术人员	59.22	52.10
户籍	北京户口	67.67	57.61		办事人员	68.01	56.96
	外地户口	51.76	46.68		商服人员	59.82	52.14

首先进行变量相关性分析,剔除与生活满意度(开心度)相关性较低的变量以及共线性较强的变量,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中剔除了性别、年龄、建房时间、单位性质、职位。表3中模型I和IV分别是以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开心度为因变量的全模型。模型II和V分别是在I和IV基础上去掉表示制度因素的户籍和住房产权两个变量,通过对比这两组模型可以考察制度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III和VI分别是在I和IV基础上去掉表示生活稳定性的通勤时间、迁居次数和换过工作3个变量,通过对比这两组模型可以考察生活稳定性对幸福感的影响。

3.2.1 个体及家庭等属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I、II、III模型估计结果(表3),婚姻状态为离异的样本,其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已婚样本;而未婚样本则不显著。就业状态为兼职的样本,其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全职样本,说明有一份全职的稳定工作的人群具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家庭主妇与离退休状态的系数并不显著。家庭人口数量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人口越多,个体能够感觉到的满意度越强烈。从不同收入情况来看,高收入样本大体上比低收入样本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然而有意思的是,系数最大的样本为家庭月总收入5000~9999元的个体,其次为收入10000~20000及20000~30000的个体,而收入在30000元以上的样本系数不显著,可见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并没有绝对的正向关系,高收入并不对应高度的生活满意度。每周工作小时数越长,样本的生活满意度越低。样本的单程通勤时间越长,其生活满意度越低,说明减少通勤时间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从主观感受来看,个体对住宅区居住环境、房价政策及自身身体状态的评价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说明良好的住宅区环境、国家政策环境及个人身体健康状态均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与家庭月总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同,与周边人相比,个体对自身收入的满意度越高,其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越高,说明相对收入更能决定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根据IV、V、VI模型估计结果(表3),相比于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个别因子对生活开心度的影响有所不同。例如,就业状态为离退休的样本,其生活开心度显著高于全职人员,反映了离退休个体在卸职之后工作压力减小,对生活感到更开心。家庭结构对生活开心度并没有显著影响。家庭月总收

入中,仅收入为5000~9999元的样本系数显著。家庭没有汽车的样本,其生活开心度显著低于有汽车的家庭,说明拥有私家车能够带来个体对生活更高的开心感。其他因素对生活开心度的影响类同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3.2.2 制度政策因素及生活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对比模型I、II、III可以发现(表3),模型II和III的调整 R^2 分别比I低0.004和0.011,可见制度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小,生活稳定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具体来说,与拥有北京户口的样本相比,无法享受本地优惠政策的外地人口其生活满意度显著较低。与单位提供的住房相比,住房产权为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的样本,其生活满意度显著较高,尤其是商品房系数最大,满意度最高。租借住房样本的满意度显著低于已购住房样本,说明购买住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从生活稳定性来看,近5年内迁居1次对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迁居2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迁居3次及以上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迁居1次或2次是以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迁居,可以提高样本的生活满意度,但短期内频繁迁居导致个体的生活稳定性下降,且不断更换住所也减少了个体对居住区的依赖感和融入感,反而降低了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同样,近5年内更换过工作显著降低了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对比模型IV、V、VI可以发现(表3),3个模型的调整 R^2 没有差别,可能的原因是制度因素和生活稳定性因素并不是影响生活开心度的主要因素。户籍属性、住房产权对生活开心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迁居1次的样本相比于近5年内没有迁居行为的样本感觉生活更开心。

考虑到不同户籍属性享有差别化的政策待遇,进一步分析不同户籍属性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差别(表4)。从表4可以看出,婚姻状态中,北京户口的未婚样本的生活开心度高于已婚样本;与此相反,外地户口的未婚样本生活开心度低于已婚样本。可能的原因是对有北京户口的未婚年轻人而言,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相比于要“养家糊口”已婚者,对现有的生活感到比较开心;而同龄的外地户口人群多为外来的年轻打工者,来京目的多是为了赚钱回乡定居,相比外地户口的已婚人群,未婚

表3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Tab.3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变量	生活满意度(系数/S.E.)			生活开心度(系数/S.E.)		
	I	II	III	IV	V	VI
婚姻状态(参照组:已婚)						
未婚	-0.018/0.037	-0.006/0.037	-0.042/0.037	0.014/0.040	0.017/0.040	-0.006/0.039
离异	-0.410***/0.131	-0.394***/0.131	-0.358***/0.129	-0.384***/0.138	-0.386***/0.138	-0.354***/0.136
就业状态(参照组:全职)						
兼职	-0.198**/0.079	-0.220***/0.079	-0.223***/0.079	-0.167**/0.083	-0.174**/0.083	-0.171**/0.083
家庭主妇	-0.238/0.218	-0.276/0.218	-0.156/0.144	-0.142/0.228	-0.156/0.227	0.017/0.151
离退休	0.084/0.162	0.012/0.162	0.059/0.096	0.371**/0.171	0.348**/0.171	0.291**/0.101
其他状态	-0.337*/0.196	-0.407**/0.196	-0.156/0.126	-0.336/0.208	-0.359*/0.207	-0.158/0.133
户籍(参照组:北京户口)						
外地户口	-0.108**/0.043	—	-0.116***/0.042	-0.024/0.046	—	-0.022/0.044
家庭结构	0.027*/0.016	0.028*/0.016	0.027*/0.015	0.015/0.017	0.015/0.017	0.013/0.016
月总收入(参照组:3000元以下)						
3000~4999元	0.160**/0.070	0.171**/0.070	0.167**/0.068	0.079/0.074	0.084/0.074	0.080/0.071
5000~9999元	0.245***/0.068	0.270***/0.068	0.253***/0.065	0.141**/0.072	0.150**/0.071	0.140**/0.069
10000~20000元	0.172**/0.071	0.201***/0.071	0.174**/0.069	0.077/0.075	0.087/0.075	0.068/0.073
20000~30000元	0.184*/0.104	0.212**/0.104	0.176*/0.100	0.159/0.110	0.169/0.109	0.171/0.105
30000元以上	-0.009/0.119	0.024/0.119	-0.033/0.116	-0.007/0.126	0.007/0.126	-0.016/0.122
汽车数(参照组:有汽车)						
无汽车	0.006/0.039	0.000/0.039	0.015/0.038	-0.080*/0.041	-0.083**/0.041	-0.068*/0.040
住房产权(参照组:单位房)						
商品房	0.253***/0.049	—	0.226***/0.047	0.073/0.052	—	0.063/0.049
保障房	0.105*/0.054	—	0.075/0.052	-0.005/0.058	—	-0.020/0.055
其他住房	0.084/0.064	—	0.032/0.062	0.051/0.068	—	0.007/0.065
住房来源(参照组:已购房)						
租借住房	-0.212***/0.046	-0.281***/0.042	-0.223***/0.044	-0.167***/0.049	-0.182***/0.044	-0.166***/0.047
其他住房	0.094/0.066	-0.044/0.061	0.080/0.063	0.093/0.070	0.062/0.065	0.054/0.067
工作时长	-0.005***/0.001	-0.006***/0.001	-0.005***/0.001	-0.006***/0.001	-0.007***/0.001	-0.006***/0.001
通勤时间	-0.003***/0.001	-0.003***/0.001	—	-0.002***/0.001	-0.002***/0.001	—
迁居次数(参照组:没有迁居行为)						
迁居1次	0.042/0.046	0.058/0.046	—	0.121**/0.049	0.124**/0.049	—
迁居2次	0.160**/0.072	0.158**/0.072	—	0.047/0.076	0.047/0.076	—
迁居3次及以上	-0.191**/0.079	-0.201**/0.078	—	-0.017/0.083	-0.019/0.083	—
换工作(参照组:没有换过工作)						
换过工作	-0.228***/0.044	-0.240***/0.044	—	-0.120***/0.046	-0.122***/0.046	—
居住评价	0.006***/0.001	0.006***/0.001	0.005***/0.001	0.006***/0.001	0.006***/0.001	0.005***/0.001
房价政策	0.068***/0.009	0.067***/0.009	0.073***/0.009	0.050***/0.010	0.051***/0.010	0.051***/0.009
健康状况	0.263***/0.011	0.262***/0.012	0.265***/0.011	0.263***/0.012	0.263***/0.012	0.264***/0.012
相对收入	0.290***/0.011	0.298***/0.011	0.295***/0.011	0.248***/0.012	0.250***/0.012	0.255***/0.011
Constant	2.661***/0.163	2.788***/0.161	2.526***/0.152	3.020***/0.173	3.047***/0.170	2.960***/0.160
调整R ²	0.339	0.335	0.328	0.261	0.261	0.261

注:***表示在0.0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下显著。

表 4 不同户籍属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回归结果

Tab.4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hukou)

变量	生活满意度(系数/S.E.)		生活开心度(系数/S.E.)	
	北京户口	外地户口	北京户口	外地户口
婚姻状态(参照组:已婚)				
未婚	0.052/0.045	-0.142 ^{**} /0.068	0.082 [*] /0.049	-0.119 [*] /0.071
离异	-0.391 ^{***} /0.145	-0.357/0.276	-0.407 ^{**} /0.160	-0.263/0.287
就业状态(参照组:全职)				
兼职	-0.286 ^{***} /0.096	-0.074/0.142	-0.183 [*] /0.104	-0.177/0.148
家庭主妇	-0.360/0.175	-0.091/0.363	-0.416/0.297	0.121/0.366
离退休	0.070/0.171	-1.715 [*] /0.882	0.342 [*] /0.185	-0.393/0.918
其他状态	-0.616 ^{***} /0.239	0.006/0.348	-0.271/0.262	-0.111/0.362
家庭结构	-0.010/0.022	0.050 ^{**} /0.024	0.024/0.024	0.000/0.025
月总收入(参照组:3000元以下)				
3000~4999元	0.166 [*] /0.100	0.130/0.101	0.131/0.109	-0.007/0.106
5000~9999元	0.252 ^{***} /0.096	0.181 [*] /0.102	0.156/0.104	0.130/0.106
10000~20000元	0.154/0.098	0.190 [*] /0.112	0.125/0.107	-0.008/0.116
20000~30000元	0.238 [*] /0.130	0.038/0.188	0.246 [*] /0.141	0.063/0.196
30000元以上	0.074/0.149	-0.186/0.209	0.139/0.162	-0.316/0.218
汽车数(参照组:有汽车)				
无汽车	-0.049/0.044	0.139 [*] /0.078	-0.059/0.047	-0.150 [*] /0.082
住房产权(参照组:单位房)				
商品房	0.235 ^{***} /0.056	0.327 ^{***} /0.098	0.056/0.061	0.092/0.102
保障房	0.118 [*] /0.063	0.116/0.103	-0.031/0.069	0.043/0.108
其他住房	0.167 ^{**} /0.082	0.021/0.100	0.132/0.089	-0.034/0.113
住房来源(参照组:已购房)				
租借住房	-0.275 ^{***} /0.054	-0.128/0.100	-0.200 ^{***} /0.059	-0.117/0.104
其他住房	0.103/0.077	0.151/0.140	0.093/0.083	0.135/0.146
工作时长	-0.007 ^{***} /0.002	-0.004 ^{**} /0.002	-0.008 ^{***} /0.002	-0.005 ^{***} /0.002
通勤时间	-0.002 ^{***} /0.001	-0.004 ^{***} /0.001	-0.002 ^{**} /0.001	-0.003 ^{**} /0.001
迁居次数(参照组:无迁居行为)				
迁居1次	0.061/0.057	0.017/0.079	0.075/0.062	0.221 ^{***} /0.082
迁居2次	0.102/0.113	0.207 ^{**} /0.100	0.054/0.123	0.060/0.104
迁居3次及以上	-0.167/0.144	-0.181 [*] /0.103	-0.183/0.155	0.041/0.107
换工作(参照组:没换过工作)				
换过工作	-0.221 ^{***} /0.057	-0.219 ^{***} /0.070	-0.161 ^{***} /0.061	-0.111/0.073
居住评价	0.013 ^{***} /0.002	0.003 ^{***} /0.001	-0.006 ^{***} /0.001	0.000/0.001
房价政策	0.059 ^{**} /0.011	0.081 ^{***} /0.017	0.048 ^{***} /0.012	0.068 ^{***} /0.018
健康状况	0.253 ^{***} /0.014	0.266 ^{***} /0.020	0.273 ^{***} /0.015	0.262 ^{***} /0.021
相比收入	0.275 ^{***} /0.013	0.312 ^{***} /0.019	0.238 ^{***} /0.014	0.288 ^{***} /0.020
Constant	2.524 ^{***} /0.221	2.363 ^{***} /0.289	3.862 ^{***} /0.232	3.250 ^{***} /0.307
调整R ²	0.343	0.306	0.252	0.252

注:***表示在0.0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下显著。

者尚未组建家庭,生活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较低,因而主观幸福感低于已婚者。家庭汽车数量对外地户口样本的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开心度的影响截然

不同,家庭没有汽车的样本,生活满意度高于有汽车的样本,而生活开心度低于有汽车的样本。同样地,北京户口样本的居住评价对生活满意度和生活

开心度的影响也相反。

4 结论与讨论

在大样本调查问卷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与启示:①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不同,高龄与低龄人群感觉更幸福,家庭月总收入最高的个体并不对应幸福感最高,学历越高、家庭人口越多、家庭汽车数越多,个体感觉越幸福。户主、离退休、高层管理阶层、国企职工对自身的生活感觉较幸福。②个体对生活满意并不意味着现有的生活状态让其感到开心,生活开心度普遍低于生活满意度。③制度和政策因素对个体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北京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商品房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最高,而单位房的满意度最低。④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都能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⑤迁居能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然而频繁迁居却让满意度大打折扣,更换工作降低了个体的生活满意度。⑥对居住环境、国家政策、健康状况、周边相对收入的评价越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烈。

本文仅考虑了影响个体的相关属性和因素,没有考察更高层级的地理因素的影响。未来需要更加关注空间因素的影响,例如个体所在的街道或城区的属性特征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从全国范围来看,个体所在的城市特征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这些问题需要从更广泛、深刻的地理角度来考量,这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幸福感正逐渐上升为国家和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早在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最早倡导把“幸福指数”这一概念量化成为指标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并付诸实践,之后一些西方国家陆续建立自己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数,并大力推动和提高以国民幸福感为核心的相关研究工作。客观地讲,这项工作心理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都无法完成的,只有结合地理学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才能胜任。与国外研究相比,目前国内地理学界对幸福感研究的关注度尚有很大欠缺,迄今中国尚未建立独立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随着中国政府及民众对幸福感的关注,地理学者需尽快重视开展相关研究,为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民幸福核算体系和建设幸福社会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持。

参考文献(Reference)

- 谌丽, 张文忠, 杨翌朝. 2013. 北京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 地理学报, 68(8): 1071-1081. [Chen L, Zhang W Z, Yang Y Z. 2013. Residents' incongruence between reality and preference of accessibility to urban facilities in Beij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8(8): 1071-1081.]
- 程国栋, 徐中民, 徐进祥. 2005. 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 地理学报, 60(5): 883-893. [Cheng G D, Xu Z J, Xu J X. 2005. Vision of integrated happiness accounting system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0(5): 883-893.]
- 李业锦, 张文忠, 田山川, 等. 2008. 宜居城市的理论基础和评价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7(3): 101-109. [Li Y J, Zhang W Z, Tian S C, et al. 2008. Review of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livable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7(3): 101-109.]
- 连玉明. 2006.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Lian Y M. 2006. Zhongguo chengshi shenghuo zhiliang baogao. Beijing, China: China Modern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齐兰兰, 周素红, 闫小培. 2013.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民众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世界地理研究, 22(2): 140-150. [Qi L L, Zhou S H, Yan X P. 2013.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global vision.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2(2): 140-150.]
- 王圣云, 沈玉芳. 2010. 福祉地理学研究新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9(8): 899-905. [Wang S Y, Shen Y F. 2010. Advances in the researches on well-being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9(8): 899-905.]
- 王伟武. 2005. 杭州城市生活质量的定量评价. 地理学报, 60(1): 151-157. [Wang W W. 2005.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Hangzhou based on Landsat/TM and socioeconomic da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0(1): 151-157.]
- 杨卫丽, 王兴中, 张杜鹃. 2010. 城市生活质量与生活空间质量研究评介与展望. 人文地理, 25(3): 20-24. [Yang W L, Wang X Z, Zhang D J. 2010.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es of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and the quality of living space and prospect. Human Geography, 25(3): 20-24.]
- 张文忠, 尹卫红, 张锦秋, 等. 2006.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北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Zhang W Z, Yin W H, Zhang J Q, et al. 2006. A study of livable cities in Chi-

- na (Beiji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周长城. 2008. 主观生活质量: 指标构建及其评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Zhou C C. 2008.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and evaluation. Beijing, China: Socai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Ballas D. 2013. What makes a "happy city"? *Cities*, 32: 39-50.
- Ballas D, Tranmer M. 2012. Happy people or happy places: a multi-level modelling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35(1): 70-102.
- Bartik T J, Kerry Smith V. 1987. Urban amenities and public policy//Edwin S M. 1987.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ume 2, urban 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Beeson P E. 1991. Ameniti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returns to worker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30: 224-241.
- Blanchflower D G, Oswald A. 2008. 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6(8): 1733-1749.
- Brereton F, Clinch J P, Ferreira S. 2008. Happiness,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65(2): 386-396.
- Cheshire P C, Magrini S. 2006. Population growth in European cities: weather matters, but only nationally. *Regional Studies*, 40(1): 23-37.
- Clark A E. 2003. Unemployment as a social norm: psychological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1(2): 324-351.
- David S, Boniwell I, Conley A A. 2013.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appines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lan P, Peasgood T, White M. 2007.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9(1): 94-122.
- Frey B S, Stutzer A. 2002.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uite H F, Cark C, Ackrill G. 2006. The impact of the physical and urban environment on mental well-being. *Public Health*, 120(12): 1117-1126.
- Helliwell J F. 2003.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nomic Modelling*, 20(2): 331-360.
- Huppert F A, Baylis N, Keverne B. 2005.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hsai M S, Gebremedhin T G, Schaeffer P V. 2011. A spatial analysis of amen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northeast region. *Review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23(2-3): 77-93.
- MacKerron G, Mourato S. 2013. Happiness is greater in natural environments. *Global Environment Changes*, 23(5): 992-1000.
- Morais P, Camanho A S. 2011.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of European cities with the aim to promote quality of life improvements. *Omega*, 39(4): 398-409.
- Morais P, Migu  s V I, Camanho A S. 2011. Quality of life experienced by human capital: an assessment of European cit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0(1): 187-206.
- Morrison P S. 2007.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city.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New Zealand*, 31: 74-103.
- Mulligan G, Carruthers J I. 2011. Amenities, quality of lif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Marans R W, Stimson R J. 2011. Investigating quality of urban life. Berlin, Germany: Springer: 107-134.
- Oswald A J, Wu S. 2009. Well-being across America: evidence from a random sample of one million U.S. Citizens. University of Warwick working paper, 8. 2011-5-25[2014-2-15].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8422876_Well-being_across_America_Evidence_from_a_Random_Sample_of_One_Million_US_Citizens.
- Robinson D T, Murray-Rust D, Rieser V. et al. 2012. Modeling the impacts of land system dynamics on human well-being: using an agent-based approach to cope with data limitation in Koper, Slovenia. *Computer,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 36(2): 164-176.
- Sekulova F, Bergh J. 2013. Climate change, income and happiness: an empirical study for Barcelona. *Global Environment Changes*, 23(6): 1467-1475.
- Shapiro J M. 2006. Smart cities: quality of life, productivity, and the growth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8(2): 324-335.
- Smith D M. 1977. Human geography: a welfare approach. London, UK: Edward Arnold.
- Symth R, Mishra V, Qian X. 2008. The environment and well-being in urban China. *Ecological Economics*, 68(1): 547-555.
- Wang D G, Schwanen T. 2011. Wellbeing, social contacts and daily activities[EB/OL]. 2013-7-25[2014-2-28]. <https://www.science.mcmaster.ca/geo/people/faculty/paez/frontiers/09.%20Wellbeing,%20social%20contact,%20and%20daily%20activities.pdf>
- Wu W J. 2014. Does public investment improve homeowners' happiness: new evidence base on micro surveys in Beijing. *Urban Studies*, 51(1): 75-92.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Beijing

DANG Yunxiao^{1,2,3}, ZHANG Wenzhong^{1,2}, YU Jianhui^{1,2}, CHEN Li^{1,2,4}, ZHAN Dongsheng^{1,2,3}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4. CAS Research Center on Fictitious Economy & Data Science,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Residents in urban China are paying increasingl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ersonal well-bei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Improving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s also an important target of urban development.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only few geographic studies in China have addressed this topic. Among these studies, some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happy city or happy region by building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thers focused on small scale case studies that examin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ividual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se studies show that individual social attribute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also influenced by socio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crime rate and employment of a city or region. On the other hand,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we found that geographers in western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much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Given the Chinese socioeconomic,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the past decades, it is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unique factors that affect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itizens in China, which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covered by existing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 large survey of 5732 participants conducted in 2013 in Beijing,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indicator system of individual subjective well-being; it also analyze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social attributes and estimates the impact of relevant factor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with a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Several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Individuals with diverse social attribut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young and the old are happier than the middle-aged group of respondents. Family income has positive impact on subject well-being. However, people with highest family income are not the happiest. Individuals who are highly educated or have a big family are happier. Household heads, pensioners, high-rank managers of companies, and employe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lives. (2) The majority of the survey participants gave higher scores on life satisfaction but lower scores on happiness. (3)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ividual's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pondents with Beijing hukou feel happier and those living in commercial housing are happier than those living in residence provided by workplace or in affordable housing. (4) Increase of working or commuting time leads to lower happiness. (5) Respondents who changed residence once or twice in the last five years feels happier,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ose who changed housing more than three times. Similarly, changing job makes people unhappy. (6) Individuals feel happier if they feel good about the living environment, national policy, personal health, and relative income.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life satisfaction; happiness; Beijing